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西安佛教祖庭

王宏涛 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xduph.com>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西安佛教祖庭

王宏涛 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安佛教祖庭/王宏涛著.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606-3905-5

I. ① 西… II. ① 王… III. ① 佛教—寺庙—介绍—西安市 IV. ① B947.2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8893 号

策 划 高樱

责任编辑 马武装 高樱

出版发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西安市太白南路 2 号)

电 话 (029)88242885 88201467 邮 编 710071

网 址 www.xduph.com 电子邮箱 xdupfb001@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单位 陕西华沐印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425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ISBN 978-7-5606-3905-5/B

XDUP 4197001-1

如有印装问题可调换

序

前段时间，王宏涛给我发来他最近完成的一部书稿《西安佛教祖庭》，希望我能写一篇序言。一开始，我还觉得这个选题是否有点老了，因为这几年很多学者和很多部门都在关注祖庭问题，并通过多篇论文、多种专题片、资源共享数据库、各类图册、各种形式的著作、专项规划、研究生学位论文等不同形式完成和出版了大量的成果。但看了书稿之后，我觉得他在这本书中对有关佛教祖庭的资料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挖掘，并在趣味性、资料性、系统性、细致性等方面有重大进展，不但对以前出版的各种佛教祖庭的成果有所继承，更可贵的是实现了很多超越，读之令人耳目一新，不禁欢喜赞叹。

与此同时，新的形势也使这一看似陈旧的选题焕发了新的生机，而新生机所携带的对祖庭文化的认识也呼唤着更加全面深入的祖庭研究成果的出现。稍微注意一下这几年的形势，大家会发现，当今时代在对待佛教文化传统方面，已非前些年那样的拘谨保守与故步自封，尤其是自从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讲演中对佛教文化给予高度肯定之后，以及习主席相继多次谈及玄奘、法显、道元、金乔觉等佛教大师的文化贡献，并陪同印度总理莫迪参观大慈恩寺，多次接见星云大师，这些令人惊异的动作表明国家对佛教中所蕴含的文化资源及其价值的认识获得空前提升，对佛教文化的重视也达到建国以来最佳的时代。与此同时，陕西大慈恩寺、兴教寺、大荐福寺、大佛寺等四处佛教寺院于2014年荣登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引起整个国人的惊喜。此后陕西又相继出台了与祖庭文化相关的策划，正在推进之中的有陕西省文物局负责的六大祖庭打包申遗，陕西省宗教局负责的祖庭调研、陕西省佛教协会负责的各大祖庭博物馆建设等。所以，可以这样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高樱策划的《西安佛教祖庭》一书，正是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文化动态，并努力推动这一文化资源的研究日趋完善、促进这一文化的底蕴持续彰显、激发这一文化资源的价值实现转化的睿智之举。

回想起来，我与陕西佛教的祖庭也算因缘殊胜。早在高中时期就参观过唯识宗祖庭兴教寺；大学时期参访过密宗祖庭大兴善寺，唯识宗祖庭慈恩寺；研究生时期，巡礼过三论宗祖庭草堂寺、华严宗祖庭华严寺、净土宗祖庭香积寺。毕业后在陕西省宗教局工作了八年，更是经常视察各大祖庭，并与这些祖庭当年的住持与方丈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到西北大学工作后，因为教学和研究的需要，经常到这些祖庭进行调研和参礼，与各个祖庭现任的方丈和住持们也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他们对祖庭的感情以及护持与传承的事迹也常常让我感动，他们在彰显祖庭文化个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与方便也成为我在课堂上时常会提及的现代佛教发展变化的典型案例。

2006年，陕西省政府启动“陕西中国汉传佛教祖庭调研”项目，时任副省长的张伟先生担任课题组长，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承担其中的研究任务，最后形成一本集体完成的著作《陕西·中国汉传佛教祖庭研究》。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比较系统地关注祖庭的相关问题。2012年，我作为文化部批准的“陕西佛教祖庭文化资源宝库”项目专家组组长，指导陕西省文化资源共享工程办公室对全省佛教祖庭寺院进行调研和资源的汇总整理工作。2014年，陕西佛教祖庭文化资源宝库中的一个成果《秦川佛韵》由陕西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并作为第27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的指定礼品。在本成果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作为专家组组长及本专题片内容的主设计者，对该专题片的基本框架与创作情况作了说明。该专题片由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陕西省文化厅、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陕西分中心联合出品，由《宗风浩荡》、《龙象云集》、《楼台烟雨》、《法事威仪》、《法相庄严》、《梵音清幽》、《素昧平生》、《法苑清韵》、《奇宝传世》九集组成，分别讲述了陕西佛教六大宗派的渊源与特色、各大宗派的祖师、祖庭寺院建筑、法事活动、佛教造像、佛教音乐、佛教素食、佛教文学、佛教文物等，以六大宗派的祖庭为主线，全方位展现陕西佛教文化资源的无穷魅力，堪称目前展现陕西佛教文化最全面、也是最好的一部专题片。

在提交这一文化共享工程网络成果的序言中，我对祖庭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思考。这一序言后来蒙南京大学洪修平先生主编的《佛教文化研究》的厚爱，全文收入，正式发表。在这个序言中，我认为，所谓祖庭，就是中国汉传佛教各宗派的发源地或具有发源地象征意义的寺院；而所谓一个宗派发源地是指该宗派祖师尤其是创教祖师著书立说、修行实践、弘法传教的寺院；所谓具有发源地象征意义的寺院则是指该宗派祖师尤其是创教祖师圆寂后舍利供奉的寺院；所谓创教祖师是指历史上公认的该宗派创立时期为该宗派的正

式形成做出巨大贡献的祖师。因为中国汉传佛教宗派很多，而一个宗派的形成必然经过数代的努力，所以一个宗派内部也有多个创教祖师，加之一个祖师的活动地和舍利供奉地一般不会限于一个寺院，于是，一个宗派肯定是多祖庭的，而整个中国汉传佛教的祖庭就更多了。

关于祖庭的标准，至今还没有一个权威而统一的说法。我认为，凡是符合以下任何一种条件的寺院，均可视之为祖庭：第一，在历史上被奉为一个宗派之祖师的人，生前著书立说、译经弘教、收徒传法的寺院；第二，在历史上被奉为一个宗派祖师的人圆寂后舍利供奉之地；第三，被奉为祖师的人出家和驻锡过的寺院。那么，什么样的人会被奉为祖师呢？在中国佛教历史上，一个宗派的祖师序列是不同时代逐渐形成的，凡是在该宗派历史上做过重要贡献的人都可能被奉为祖师。一般来说，这种重要贡献是指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该宗派所奉经典的翻译者和最初的弘扬者，如三论宗中土初祖鸠摩罗什，唯识宗中土初祖玄奘，密宗中土前三代祖师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第二，该宗派所奉经典的最初和最主要的注释与弘传者，如天台宗的智顓、律宗的道宣、三论宗的吉藏、华严宗的前三代祖师等；第三，该宗派所宗奉的思想与信仰以及修行方法的最初倡导者或最重要的推广者，如净土宗的慧远和善导之后的各位祖师；第四，与该宗派理论情趣与修行风格一致或因为具有一定关联性而被后世奉为祖师，如禅宗的初祖菩提达摩；第五，为该宗派的复兴或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如华严宗的第四代祖师澄观，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等。

按照这个标准，历史上的佛教祖庭应该是很多的。但是，由于以下原因，今天被奉为祖庭的寺院为数不多：第一，很多具有祖庭资格的寺院早已湮没无存，如净土宗祖庭长安光明寺和实际寺，三论宗祖庭长安定水寺和日严寺，华严宗祖庭义善寺和云华寺；第二，被奉为祖庭的一般只限于创教祖师生前活动地和圆寂后舍利供奉地，而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在宋代之前就已经完成，所以，祖庭一般仅指宋以前各宗派祖师活动地和舍利供奉地；第三，受中国传统宗法制的影 响，寻根问祖习俗更容易趋向一个单一的祖庭，所以一些在理论上可以被奉为祖庭的寺院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失去了祖庭的名分；第四，八大宗派在隋唐时代成为中国佛教理论创新或理论昌盛的标志，为印度佛教在中国的扎根和中国佛教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在宋以后，这些宗派的历史影响力大降，在禅净合一的总体格局下，宗派特色消失，中国佛教实现了历史的转型，所以，除了禅宗的传承依然维系之外，菩萨信仰、经忏佛事、念佛往生、行善积福等成为佛教的主流，彻底淹没了宗派形态的佛教，而建立在宗派基础上的祖庭自然大受冷落，不受重视；第五，中国的佛教

宗派不像日本那样强烈，若以日本的宗派为标准，甚至可以说中国没有宗派，尤其是禅宗之外的各个宗派，传承谱系并非绝对严格，祖师的追奉也很随意，甚至存在争论，权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也会影响到对祖庭的追奉；第六，很多人对佛教历史不是很清楚，尤其是对佛教历史与现实的佛教寺院之间的关联不够重视，不了解与祖师有关的寺院今天是否存在以及今天的寺院是否为历史上祖师的活动地，所以，很多祖庭处于无名分的状态。仅以陕西为例，若按照公认的祖庭标准，悟真寺和圣寿寺则可视作净土宗的祖庭，因为善导生前曾经在悟真寺弘法和修行，印光祖师生前曾驻锡圣寿寺而圆寂后部分舍利也供奉于此；草堂寺也可视为华严宗的祖庭，因为澄观和宗密都曾经在这里著书立说，为华严宗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大荐福寺可视为密宗的祖庭，因为金刚智曾经在这里译经传教。因为上述原因，这些寺院一般并没有被认定为祖庭。可见，所谓祖庭，不但是历史已经给予的馈赠，而且是经历时光冲击淹没之后的现实遗存，更是当今世人的一种公认，堪称一种独特而稀珍性的佛教文化资源。

陕西有中国汉传佛教六大宗派的祖庭，其中三论宗堪称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其祖庭是位于户县的草堂寺，该宗以研习古代印度高僧龙树、提婆师徒二人的《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而得名，创宗祖师是：鸠摩罗什、僧肇、僧朗、僧诠、法朗、吉藏。华严宗的祖庭是长安区少陵塬畔的华严寺和终南山至相寺，以研究《华严经》而得名，创宗祖师为杜顺、智俨、法藏、澄观和宗密。唯识宗的祖庭是西安市雁塔区的大慈恩寺和长安区少陵塬畔的兴教寺，以弘扬法相唯识为宗旨，创始人是玄奘、窥基、神昉、玄应、圆测、慧沼、智周等。律宗的祖庭是长安区丰峪口内的净业寺，以研习《四分律》得名，实际创始人为道宣，在道宣之前有昙柯迦罗、法聪、道覆、慧光、道云、道洪、智首八代祖师，在道宣以后，依次传周秀、道恒、省躬、慧正等人。因实际创始人道宣长住终南山，所以该宗也叫南山宗。净土宗的祖庭是长安区神禾塬上的香积寺和蓝田县终南山悟真寺，以念诵阿弥陀佛名号、祈求往生西方净土而得名。先后对净土宗的成立做出贡献的有东晋的慧远、北朝的昙鸾、隋代的道绰、唐代的善导等，其中善导的贡献最大。善导之后还有承远、法照、少康等人。密宗的祖庭是西安市兴善寺西街的大兴善寺，主张身、口、意三密相应，因此得名，创宗祖师是“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不空的弟子惠果在青龙寺传法给日本僧人空海，空海回国后开创了日本真言宗。

另外，具有宗派性质的三阶教也产生和壮大于陕西地区，曾经在历史上引起强烈反响，堪称一种重要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现象，至今依然是国际学术界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该宗

派的祖庭是位于终南山下的百塔寺，实际创始人为隋代的信行。还应该特别一提的是，既超越宗派又为各宗派共同崇敬的佛指舍利供奉地——法门寺，因为在佛教信仰当中被认为是阿育王时代传入中国的释迦牟尼佛真身供奉之地而具有崇高的地位，尤其是在唐代成为最重要的佛教朝圣之地，从某种侧面来看，具有各个宗派总祖庭的象征意义。在天台宗和禅宗的历史上，陕西也拥有很重要的地位。天台宗也叫法华宗，该宗以《法华经》而得以建立起来，而《法华经》译于陕西终南山草堂寺。禅宗的实际创始人为慧能，慧能对《金刚经》极为推崇，而在慧能之前，禅宗的理论情趣与修行实践已经由《楞伽经》转为《金刚经》，可以说，《金刚经》就是禅宗的宗经，而《金刚经》也翻译于陕西。禅宗所依据的其他一些经典，如《维摩经》、《心经》等也翻译于陕西终南山。所以，这两大宗派的祖庭虽然不在陕西，但陕西终南山里面有它们的文化之源，有它们的圣地。

王宏涛于2008年9月到2011年7月间，在西北大学世界宗教文化专业下跟我从事佛教历史的学习与研究。他的毕业论文的选题与我的兴趣完全吻合，就是佛教菩萨信仰研究，我的几个博士研究生也都将毕业论文的选题确定在文殊菩萨、弥勒菩萨等方面，而他就选择了更具有难度的普贤菩萨信仰研究。当然因为时间所限制，他只是作了域外普贤菩萨信仰的初步探索。他的论文尽管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但在一片荒芜的普贤研究现状中，开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体系，从而在整个学术界树立了一个新的佛教信仰研究的山头，为他以后以及学界其他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是非常有学术意义的。

在西安读博士期间，宏涛在我主持的雁塔论坛中，主讲了九次，成为主讲次数最多的人，其中八大宗派每个宗派各有一次讲座，形成一个完整的佛教文化系列。这对他以后的宗派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为此感到很欣慰。这既是诸多善缘相助的结果，更是他个人不辞辛苦、积极努力的结果。

2009年，西安出版社的编辑找我编写一本有关西安佛教寺院的书，我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宏涛，希望由他来独立完成这本书的写作工作。宏涛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按时且圆满地完成了编写任务。他的认真态度和创新的精神都在这本书中得到了体现，该书发行之后得到社会的良好反响，成为他在佛教文化研究和文化资源挖掘利用方面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为此我们专程请来几位编辑座谈聚餐，庆贺这一可喜的成果。这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高樱将她亲自策划的“西安佛教祖庭”课题交给宏涛完成，我觉得

她的作者人选是明智的。现在，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写作，《西安佛教祖庭》一书及时出版，使这一殊胜的佛缘终于走向成熟。

宏涛撰写的《西安佛教祖庭》一书，是根据新的形势和要求写作的。我粗略翻阅了一下，觉得与当初他写的《西安佛教寺庙》尽管题目相近，却基本没有重复。宏涛这次主要使用出土碑刻、地方志、各种相关文献，对各大祖庭的历史进行抽丝剥茧式的梳理。他对文献搜罗很细，几乎参考了已经出版的所有相关研究成果，因而写作态度是认真的，思路是清晰的，特色是鲜明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对其中存在的极个别问题，我也坦承指出，希望他能再做斟酌或修改。我觉得西安佛教祖庭的书已经有了一些，但真正篇幅适中、定位恰当、内涵饱满、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同时又有一定深度的书还真是缺乏，所以，他这本书的出版，堪称陕西佛教文化建设进程中的一部力作，不但具有学术的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为本书的出版感到由衷的高兴，因此我很乐意为之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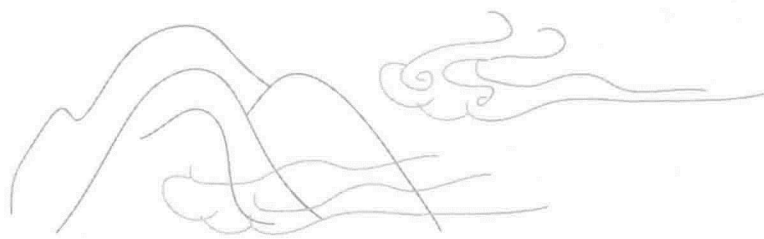


2015年8月8日

※※ 目 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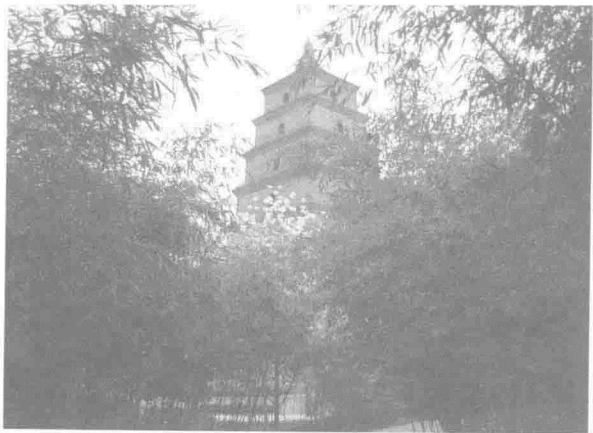
唯识宗祖庭大慈恩寺	/ 一
唯识宗祖庭护国兴教寺	/ 三九
三论宗祖庭草堂寺	/ 一〇〇
唐密祖庭大兴善寺	/ 一二九
东密祖庭青龙寺	/ 一四三
净土宗祖庭香积寺	/ 一七二
净土宗祖庭悟真寺	/ 一九一
华严宗祖庭华严寺	/ 二〇九
华严宗祖庭至相寺	/ 二三四
律宗祖庭净业寺	/ 二四八
律宗祖庭丰德寺	/ 二五八
三阶教祖庭百塔寺	/ 二七三
绿度母的祖庭——广仁寺	/ 二八六
世界佛教祖庭之一的法门寺	/ 三一三
参考文献	/ 三三一
后记	/ 三三二

唯识宗祖庭大慈恩寺



在长安漫长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皇、汉武那样的杰出帝王，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勇猛战将，魏征、房玄龄那样的治世能臣，李白、杜甫那样的盖世文豪。然而，当千年历史的云烟散去，我们惊异地发现，过去被人崇拜不已的帝王将相，维护的不过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那种文化现在已经落伍；卫青、霍去病在西安未能留下任何遗迹；李白、杜甫只能算是西安历史上的过客，沧海桑田，他们诗中描绘的长安和现在的西安，已经差别很大。我们最终发现，最能代表西安的，竟然只能是玄奘法师。玄奘法师担任第一任住持的大慈恩寺，仍旧坐落于现在西安市的中心，是西安地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玄奘法师亲手建立的大雁塔，甚至还成为西安市的标志性建筑。玄奘身上表现出的志向远大、勤奋好学、不畏生死、坚定意志、爱国敬业、开放进取的精神与不崇洋、不媚外、不自大、不自卑的人生态度，毫无疑问已经

成为西安文化的核心与精髓，成为西安文化的活的灵魂。



大雁塔

李利安教授认为，唐代是中国佛经翻译的鼎盛时期，中国五大译师中的玄奘、义净、不空都活跃于这个时期，围绕这三位大师，唐代出现了玄奘所在的大慈恩寺、义净所在的荐福寺、不空所在的大兴善寺三个各具特色的翻译中心。玄奘一生的翻译成就，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当代世界研究

印度古代史的重要文献。他在长安的译场——大慈恩寺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佛经翻译场所。玄奘共译出经论 75 部(除《大唐西域记》一种不计入)，总计 1335 卷。玄奘译笔之精审，所选经论之重要性，都为前人所不及。他的翻译不仅在内容方面能矫正此前的甚多误译，而且在取材方面也颇能补充此前译经的不足。

大慈恩寺因玄奘、窥基两位唯识宗的创立人在此长期从事创宗立派的活动，成为唯识宗当之无愧的第一祖庭。唯识宗被称为“最印度化的中国佛教宗派”，对后世的中国佛教影响深远，就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唯识宗吧！

一、唯识学概论

唯识学传于古印度，早在部派甚至原始佛教阶段，印度就有唯识思想存在，但多是蕴含在各个派别里，尚没有系统化、体系化。大乘佛教兴起以后，倡导一切皆空的般若思想兴盛一时。但是，般若思想尽管论证庞大，却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其一，倘若按照《金刚经》的说法，修成正果后的佛身也是个“空”，那么修行还有什么用？其二，倘若一切都是空，那么轮回的主

体也是“空”，如此则是什么在轮回？轮回还有什么意义？

般若思想的这两个缺陷如果不修正，佛教将面临失去信众甚至修行者的危险。因此在大约 4 世纪时出现了如来藏思想。“如来藏”即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它遍在于一切，当然也存在于包括人类在内的众生身上，即为“佛性”。“如来藏”作为修行的目的当然不是空的，故而讲佛“不空”的涅槃思想继而兴起，可视为如来藏思想的发展。涅槃学说肯定佛身有“常、乐、我、净”四大美德，肯定了佛身不空，这样就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即确立了佛教的修行目标“不空”的理论。《涅槃经》又提出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也是如来藏思想的发展。从轮回的主体的角度确认了个体修行的意义。

但如来藏思想也有自己的缺陷，如果“如来藏”遍在于一切，那么它就不可能只存在于“六道众生”，“器世间”的一切事物应该都有如来藏在里面。而这与佛教的传统理论不一样。因此，在公元 5 世纪，无著、世亲兄弟出，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化的唯识学说，建立了瑜伽行派。他们的理论以《解深密经》为宗经，以《瑜伽师地论》为根本理论，紧紧围绕“有情世间”的众生，从“识”这个中心出发去观察和解释世界，极大地丰富了大乘佛教的理论。两人写出了大量的唯识论著，尤其世亲更被尊为“千部疏主”，奠定了唯识学的基础。世亲的最后一部著作作为《唯识三十论》，但只有颂文，来不及解释他就圆寂了。围绕他的这部论著，后辈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的著述，有名的有亲胜、火辨、德慧、安慧、难陀、净月、护法、胜友、最胜子、智月。一时间大师辈出，兴盛一时。



唯识宗祖庭西安大慈恩寺山门

瑜伽行派的理论重心是“识”，他们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他们意识到了认识的细微差别。譬如，同样的气温，有人感觉很热，有人感觉不热，如果气温是客观的，为何个体的感觉却不尽一样？再如，同样一碗汤，有人觉得咸，有人则觉得甜，那么这碗汤究竟是咸还是甜？同样一个女人，有人觉得长相一般，但在情人眼里则是“西施”，那么这个人的模样还是不是客观的？

瑜伽行派将个体的“识”进行了详细的区分，总的来说，分为“心王”与“心所”。“心王”包括“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等八识，称“八识心王”。“心所”即“心所有法”，即伴随着心王而兴起的各种心理现象。譬如说，你进入服装店买衣服，要眼睛先看到衣服的颜色和款式，这是眼识在起作用，然后因为你看到了这种颜色和款式而在内心升起喜欢或厌恶的情绪，这种情绪即心所，因为它为心王所有，是伴随着心王而产生的。再如，你心里想到某个人，这是意识心王在起作用，随之产生的对这个人的感受则属于心所有法。心所有法有很多种，这里不能一一介绍，感兴趣的可以参考《百法明门论》，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八识”中的六识实际上部派佛教即已建立。瑜伽行派的贡献主要是建立了最后两识。瑜伽行派认为，如果只有六识，则在人休克期间，前六识均停止活动，而生命并未死亡，可见，除了六识之外，一定还有一个识在维持生命的延续，那就是“末那识”。这个识的特点就是恒常不断地执著，是我法二执产生的原因。所以说，一切“无明”的颠倒认识，也都发源于此识，故也称“染污识”。末那识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自我心”，在人休克期间，它紧紧地将构成人体基本要素的“地水火风”四大元素抓住，尽量不让它们消散：“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医生就来了。”那么末那识是不是最后一个识？不是。因为人在轮回转世后不记得上一世的任何事情，而末那识对于上一世的事情十分执著，所以轮回转世的主体应该不是末那识，而是另外一个识。另外，建立了末那识之后，问题接踵而来，前六识都有“根”，第

七末那识肯定也有“根”，这个“根”就是第八“阿赖耶识”。第七识与第八识相互为根，就完成了八识的建立。

阿赖耶识又称“本识”、“藏识”、“种子识”等。它是个体生命之基体，是个体生命轮回的主体。众生所作所为就像香草熏衣服那样可以熏习出“种子”藏在阿赖耶识里。个体死亡时，前七识都没有了，但阿赖耶识仍然存在。众生此生的命运也就是由前世和今世所熏习的“种子”决定的。“种子”是一种比喻，实际上即“业力”，“业力”总要有“果报”，就像种子总会发芽一样。种下善因就会有善报，种下恶因就会有恶报。有的种子不在此世报，而是报在来世，因为阿赖耶识并不会随着个体肉体的死去而消失。这正是作为佛教基石的因果报应理论的理论依据。

每个“识”都有其内部结构。可分为“见分”、“相分”、“自证分”、“证自证分”四部分。瑜伽行派认为，阿赖耶识和种子都是实际存在的。而“种子”总要“发芽”，即“起现”。“种子”起现可分为“见分”与“相分”。“相分”即认识的对象，“见分”即认识能力。前世所熏习的种子显现为宇宙万物，众人所见略同则是由于大家无始以来所熏习的“共业种子”所变现的。众人所见不同则归于前世所熏习的种子的不同。自己的见分若依自己的识所变的“相分”为缘，即认识对象，那这个认识对象就叫“亲所缘缘”。自己的见分若依他人的识为认识对象，则这个认识对象就被称为“疏所缘缘”。

自己能够觉察到“见分”与“相分”，即认识能力和认识对象，进而认识到这些均来自于自身的能力就是“自证分”。而能觉察到“自证分”的存在并对其进行反省的能力就是“证自证分”。熊十力先生曾经形象地将“相分”比作顾客，将“见分”比作伙计，将“自证分”比作老板，将“证自证分”比作老板娘。没有“证自证分”，则识就会执著于所见的对象，永远将之视为实有，个体也就永远无法解脱。

瑜伽行派将阿赖耶识和种子视为“实有”，所以被称为“有宗”。基于这种世界观，瑜伽行派按照修行的不同阶段提出了独特的“三性理论”，即“遍

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遍计所执性”是未闻正法之人对依众缘而生的现象界的属性的认识，即凡夫的我法二执。“圆成实性”是已经解脱、修成正果的人所认识到的世界的属性。“依他起性”则是正在修行的人对世界的属性的认识。开始熏习正法时，熏习一个清净种子，就转一分染性，也就成就一分“清净依他性”；未被转净的就是“染分依他性”。故“遍计所执性”都是染污性，“圆成实性”则全是清净性；而“依他起性”则是部分染污，部分清净。随着修行者的进度越来越高，清净种子越来越多，也就离成佛越来越近，这大概就是《瑜伽师地论》所讲的主要内容。

唯识学在印度的发展经历了“无相唯识”与“有相唯识”两个发展阶段。前者也称为“唯识古学”，后者称为“唯识今学”。唯识论师中，亲胜、火辨、难陀、安慧属于唯识古学，而陈那、护法则属于唯识今学。

古学与今学的区分最重要的是对“见相二分”的性质的认识有重大不同。古学认为见分和相分都是“遍计所执”，实际是“无”。无相是指彻底的空无所有，因为分别（遍计所执）是心识在认识中产生的错误概念，没有与其相对应的实体，只是凡夫位的人将他们执著为有而已。而今学则认为“见相二分”属于“依他起”，故是“有”。唯识今学也否定离识之外境，但不是否定不离识的心所法、见相分、真如等识所显现之境。

简言之，两者对“遍计所执”与“依他起”的认识都不一样。古学认为相分实际上并不存在，凡夫的认识只是一种虚妄的看法，并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相分”。可称之为“一切即识性”。而今学则承认相分的存在，承认见相分。真如所显现之境是存在的，但“境不离识”。

上述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等八个识被称为“八识心王”，因为它们起决定作用的识。除了上述八个识之外，还有一些从属于它们的心理现象，被称为“心所有法”。按照不同的特征可以将之分为“心相应行法”与“心不相应行法”。“心相应行法”是指这些心理现象的出现和主体的意志相应；而“心不相应行法”是指这些心理现

象的出现和主体的意志不相应。“心相应行法”又可分为遍行心所、别境心所、善位心所、烦恼位心所、随烦恼位心所、不定位心所等六类，具体再分如下：

(1) 遍行心所(5)：① 触；② 作意；③ 受；④ 想；⑤ 思。

(2) 别境心所(5)：① 欲；② 胜解；③ 念；④ 定；⑤ 慧。

(3) 善位心所(11)：① 信；② 惭；③ 愧；④ 无贪数；⑤ 无嗔数；⑥ 无痴数；⑦ 勤数；⑧ 轻安；⑨ 不放逸；⑩ 舍数；⑪ 不害数。

(4) 烦恼位(10)：① 贪；② 嗔；③ 痴；④ 慢；⑤ 疑；⑥ 萨迦耶见；⑦ 边持见；⑧ 邪见；⑨ 见取；⑩ 戒禁取。

(5) 随烦恼位(20)：① 忿；② 恨；③ 复；④ 恼；⑤ 嫉；⑥ 慳；⑦ 诳；⑧ 谄；⑨ 害；⑩ 骄；⑪ 无惭；⑫ 无愧；⑬ 掉举；⑭ 昏沉；⑮ 不信；⑯ 懈怠；⑰ 放逸；⑱ 失念数；⑲ 散乱；⑳ 不正知。

(6) 不定位(4)：① 悔；② 眠；③ 寻；④ 伺。

而“心不相应行法”也可细分为二十四种：① 得；② 无想定；③ 灭尽定；④ 无想定；⑤ 命根；⑥ 众同分；⑦ 生；⑧ 老；⑨ 住；⑩ 无常(病死)；⑪ 名身；⑫ 句身；⑬ 文身；⑭ 异生性；⑮ 流转；⑯ 定异；⑰ 相应；⑱ 势速；⑲ 次第；⑳ 时间；㉑ 方位；㉒ 数；㉓ 和合；㉔ 不和合。

所以唯识学堪称佛教的心理学，它对于心理现象的分析是非常细致和深刻的。

玄奘法师弟子众多。著名的有窥基、嘉尚、普光、法宝、神泰、行友、辩机、宗哲、慧立、彦惊、神昉、顺璟等。其中窥基、嘉尚、普光、神昉号称“奘门四哲”，尤为突出。玄奘还有日本弟子道昭、智通、智达，他们先后回国，在日本建立弘扬唯识的基



河南偃师玄奘故里